

第二十四回

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

话说屈完再至齐军，请面见齐侯言事。管仲曰：“楚使复来，请盟必矣，君其礼之。”屈完见齐桓公再拜，桓公答礼，问其来意。屈完曰：“寡君以不贡之故，致干君讨，寡君已知罪矣。君若肯退师一舍，寡君敢不惟命是听！”桓公曰：“大夫能辅尔君以修旧职，俾寡人有辞于天子，又何求焉？”屈完称谢而去，归报楚王，言：“齐侯已许臣退师矣，臣亦许以入贡，君不可失信也。”少顷，谍报：“八路军马，拔寨俱起。”成王再使探实，回言：“退三十里，在召陵驻扎。”楚王曰：“齐师之退，必畏我也。”欲悔入贡之事。子文曰：“彼八国之君，尚不失信于匹夫，君可使匹夫食言于国君乎？”楚王嘿然。乃命屈完赍金帛八车，再往召陵犒八路军之师，复备菁茅一车，在齐军前呈样过了，然后具表，如周进贡。

却说许穆公丧至本国，世子业嗣位主丧，是为僖公。感桓公之德，遣大夫百佗率师会于召陵。桓公闻屈完再到，吩咐诸侯：“将各国车徒，分为七队，分列七方，齐国之兵，屯于南方，以当楚冲。俟齐军中鼓起，七路一齐鸣鼓，器械盔甲，务要十分整齐，以强中国之威势。”屈完既入，见齐侯陈上犒军之物。桓公命分派八军，其菁茅验过，仍令屈完收管，自行进贡。桓公曰：“大夫亦曾观我中国之兵乎？”屈完曰：“完僻居南服，未及睹中国之盛，愿借一观。”桓公与屈完同登戎辂，望见各国之兵，各占一方，联络数十里不绝，齐军中一声鼓起，七路鼓声相应，正如雷霆震击，骇地惊天。桓公喜形于色，谓屈完曰：“寡人有此兵众，以战何患不胜？以攻何患不克？”屈完对曰：“君所以主盟中夏者，为天子宣布德意，抚恤黎元也。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？若恃众逞力，楚国虽褊小，有方城为城，汉水为池，池深城峻，虽有百万之众，正未知所用耳。”桓公面有惭色，谓屈完曰：“大夫诚楚之良也！寡人愿

与汝国修先君之好如何？”屈完对曰：“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于同盟，寡君其敢自外？请与君定盟可乎？”桓公曰：“可。”是晚留屈完宿于营中，设宴款待。次日，立坛于召陵，桓公执牛耳为主盟，管仲为司盟，屈完称楚君之命，同立载书：“自今以后，世通盟好。”桓公先歃，七国与屈完依次受歃。礼毕，屈完再拜致谢。管仲私与屈完言，请放聃伯还郑，屈完亦代蔡侯谢罪，两下各许诺。管仲下令班师。途中鲍叔牙问于管仲曰：“楚之罪，僭号为大，吾子以包茅为辞，吾所未解。”管仲对曰：“楚僭号已三世矣，我是以摈之，同于蛮夷。倘责其革号，楚肯俯首而听我乎？若其不听，势必交兵，兵端一开，彼此报复，其祸非数年不解，南北从此骚然矣。吾以包茅为辞，使彼易于共命。苟有服罪之名，亦足以夸耀诸侯，还报天子，不愈于兵连祸结，无已时乎？”鲍叔牙嗟叹不已。胡曾先生有诗曰：

楚王南海目无周，仲父当年善运筹。

不用寸兵成款约，千秋伯业诵齐侯。

又髯翁有诗讥桓、仲苟且结局，无害于楚，所以齐兵退后，楚兵犯侵中原如故，桓、仲不能再兴伐楚之师矣。诗云：

南望踌躇数十年，远交近合各纷然。

大声罪状谋方壮，直革淫名局始全。

昭庙孤魂终负痛，江黄义举但貽愆。

不知一歃成何事，依旧中原战血鲜。

陈大夫辕涛涂闻班师之令，与郑大夫申侯商议曰：“师若取道于陈、郑，粮食衣屨，所费不貲，国必甚病。不若东循海道而归，使徐、莒承供给之劳，吾二国可以少安。”申侯曰：“善，子试言之。”涛涂言于桓公曰：“君北伐戎，南伐楚，若以诸侯之众，观兵于东夷，东方诸侯，畏君之威，敢不奉朝请乎？”桓公曰：“大夫之言是也。”少顷，申侯请见，桓公召入，申侯进曰：“臣闻‘师不逾时’，惧劳民也。今自春徂夏，霜露风雨，师力疲矣。若取道于陈、郑，粮食衣屨，取之犹外府也，若出于东方，倘东夷梗路，恐不堪战，将若之何？涛涂自恤其国，非善计也，君其察之！”桓公曰：“微大夫之言，几误吾事！”乃命执涛涂于军，使郑伯以虎牢之地，赏申侯之功，因使申侯大其城邑，为南北藩蔽。郑伯虽然从命，自此心中有不乐之意。陈侯遣使纳赂，再三请罪，桓公乃赦涛涂，诸侯各归本国。桓公以管仲功高，乃夺大夫伯氏之骍邑三百户，以益其封焉。

楚王见诸侯兵退，不欲贡茅。屈完曰：“不可以失信于齐！且楚惟绝周，

故使齐得私之以为重。若假此以自通于周，则我与齐共之矣。”楚王曰：“奈二王何？”屈完曰：“不序爵，但称远臣某可也。”楚王从之。即使屈完为使，赍菁茅十车，加以金帛，贡献天子。周惠王大喜曰：“楚不共职久矣，今效顺如此，殆先王之灵乎？”乃告于文武之庙，因以胙赐楚，谓屈完曰：“镇尔南方，毋侵中国。”屈完再拜稽首而退。

屈完方去后，齐桓公遣隰朋随至，以服楚告，惠王待隰朋有加礼。隰朋因请见世子，惠王便有不乐之色，乃使次子带与世子郑一同出见。隰朋微窥惠王神色，似有仓皇无主之意。隰朋自周归，谓桓公曰：“周将乱矣。”桓公曰：“何故？”隰朋曰：“周王长子名郑，先皇后姜氏所生，已正位东宫矣。姜后薨，次妃陈妫有宠，立为继后，有子名带。带善于趋奉，周王爱之，呼为太叔，遂欲废世子而立带。臣观其神色仓皇，必然此事在心故也。恐《小弁》之事，复见于今日！君为盟主，不可不图。”桓公乃召管仲谋之。管仲对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以定周。”桓公曰：“仲父计将安出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世子危疑，其党孤也。君今具表周王，言：‘诸侯愿见世子，请世子出会诸侯。’世子一出，君臣之分已定，王虽欲废立，亦难行矣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传檄诸侯，以明年夏月会于首止，再遣隰朋如周，言：“诸侯愿见世子，以申尊王之情。”周惠王本不欲子郑出会，因齐势强大，且名正言顺，难以辞之，只得许诺，隰朋归报。

至次年春，桓公遣陈敬仲先至首止，筑宫以待世子驾临。夏五月，齐、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八国诸侯并集首止，世子郑亦至，停驾于行宫。桓公率诸侯起居，子郑再三谦让，欲以宾主之礼相见。桓公曰：“小白等忝在藩室，见世子如见王也，敢不稽首！”子郑谢曰：“诸君且休矣。”是夜，子郑使人邀桓公至于行宫，诉以太叔带谋欲夺位之事。桓公曰：“小白当与诸臣立盟，共戴世子，世子勿忧也！”子郑感谢不已，遂留于行宫，诸侯亦不敢归国，各就馆舍，轮番进献酒食，及犒劳舆从之属。子郑恐久劳诸国，便欲辞归京师，桓公曰：“所以愿与世子留连者，欲使天王知吾等爱戴世子，不忍相舍之意，所以杜其邪谋也。方今夏月大暑，稍俟秋凉，当送驾还朝耳。”遂预择盟期，用秋八月之吉。

却说周惠王见世子郑久不还辕，知是齐侯推戴，心中不悦。更兼惠后与叔带朝夕在傍，将言语浸润惠王。太宰周公孔来见，谓之曰：“齐侯名虽伐楚，其实不能有加于楚。今楚人贡献效顺，大非昔比，未见楚之不如齐也。齐又率诸侯拥留世子，不知何意，将置朕于何地！朕欲烦太宰通一密信于郑伯，使

郑伯弃齐从楚，因为孤致意楚君，努力事周，无负朕意。”宰孔奏曰：“楚之效顺亦齐力也，王奈何弃久昵之伯舅，而就乍附之蛮夷乎？”惠王曰：“郑伯不离，诸侯不散，能保齐之无异谋乎？朕志决矣，太宰无辞。”宰孔不敢复言。惠王乃为玺书一通，封函甚固，密授宰孔，宰孔不知书中何语，只得使人星夜达于郑伯。郑文公启函读之，言：“子郑违背父命，植党树私，不堪为嗣，朕意在次子带也。叔父若能舍齐从楚，共辅少子，朕愿委国以听！”郑伯喜曰：“吾先公武庄，世为王卿士，领袖诸侯，不意中绝，夷于小国。厉公又有纳王之劳，未蒙召用。今王命独临于我，政将及焉，诸大夫可以贺我矣！”大夫孔叔谏曰：“齐以我故，勤兵于楚，今乃反齐事楚，是悖德也。况翼戴世子，天下大义，君不可以独异。”郑伯曰：“从霸何如从王？且王意不在世子，孤何爱焉！”孔叔曰：“周之主祀，惟嫡与长。幽王之爱伯服，桓王之爱子克，庄王之爱子颓，皆君所知也。人心不附，身死无成，君不惟大义是从，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辙乎？后必悔之！”大夫申侯曰：“天子所命，谁敢违之？若从齐盟，是弃王命也。我去诸侯必疑，疑则必散，盟未必成。且世子有外党，太叔亦有内党，二子成败，事未可知，不如且归，以观其变。”郑文公乃从申侯之言，托言国中有事，不辞而行。

齐桓公闻郑伯逃去大怒，便欲奉世子以讨郑。管仲进曰：“郑与周接壤，此必周有人诱之。一人去留，不足以阻大计，且盟期已及，俟成盟而后图之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即首止旧坛，歃血为盟，齐、宋、鲁、陈、卫、许、曹，共是七国诸侯。世子郑临之，不与歃，示诸侯不敢与世子敌也。盟词曰：“凡我同盟，共翼王储，匡靖王室，有背盟者，神明殛之！”事毕，世子郑降阶揖谢曰：“诸君以先王之灵，不忘周室，昵就寡人，自文武以下，咸嘉赖之！况寡人其敢忘诸君之赐？”诸侯皆降拜稽首。次日，世子郑欲归，各国各具车徒护送，齐桓公同卫侯亲自送出卫境，世子郑垂泪而别。史官有诗赞云：

君王溺爱冢嗣危，郑伯甘将大义违。

首止一盟储位定，纲常赖此免凌夷。

郑文公闻诸侯会盟，且将讨郑，遂不敢从楚。

却说楚成王闻郑不与首止之盟，喜曰：“吾得郑矣！”遂遣使通于申侯，欲与郑修好。原来申侯先曾仕楚，有口才，贪而善媚，楚文王甚宠信之。及文王临终之时，恐后人不能容他，赠以白璧，使投奔他国避祸。申侯奔郑，事厉公于栢，厉公复宠信如在楚时，及厉公复国，遂为大夫。楚臣俱与申侯有旧，所以今日打通这个关节，要申侯从中怂恿，背齐事楚。申侯密言于郑伯，

言：“非楚不能敌齐，况王命乎？不然齐、楚二国皆将仇郑，郑不支矣。”郑文公惑其言，乃阴遣申侯输款于楚。周惠王二十六年，齐桓公率同盟诸侯伐郑，围新密。时申侯尚在楚，言于楚成王曰：“郑所以愿归宇下者，正谓惟楚足以抗齐也。王不救郑，臣无辞以复命矣。”楚王谋于群臣，令尹子文进曰：“召陵之役，许穆公卒于军中，齐所怜也。许事齐最勤，王若加兵于许，诸侯必救，则郑围自解矣。”楚王从之，乃亲将伐许，亦围许城。诸侯闻许被围，果去郑而救许，楚师遂退。申侯归郑，自以为有全郑之功，扬扬得意，满望加封。郑伯以虎牢之役，谓申侯已过分，不加爵赏，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。明年春，齐桓公复率师伐郑。陈大夫辕涛涂，自伐楚归时与申侯有隙，乃为书致孔叔曰：

申侯前以国媚齐，独擅虎牢之赏。今又以国媚楚，使子之君，负德背义，自召干戈，祸及民社。必杀申侯，齐兵可不战而罢。

孔叔以书呈于郑文公。郑伯为前日不听孔叔之言，逃归不盟，以致齐兵两次至郑，心怀愧悔，亦归咎于申侯。乃召申侯责之曰：“汝言惟楚能抗齐，今齐兵屡至，楚救安在？”申侯方欲措辩，郑伯喝教武士推出斩之。函其首，使孔叔献于齐军曰：“寡君昔者误听申侯之言，不终君好，今谨行诛，使下臣请罪于幕下，惟君侯赦宥之！”齐侯素知孔叔之贤，乃许郑平。遂会诸侯于宁母。郑文公终以王命为疑，不敢公然赴会，使其世子华代行，至宁母听命。

子华与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，夫人初有宠，故立华为世子。后复立两夫人，皆有子，嫡夫人宠渐衰，未几病死。又有南燕姑氏之女，为媵于郑宫，向未进御，一夕梦一伟丈夫，手持兰草谓女曰：“余为伯儻，乃尔祖也。今以国香赠尔为子，以昌尔国。”遂以兰授之。及觉，满室皆香，且言其梦，同伴嘲之曰：“当生贵子。”是日，郑文公入宫，见此女而悦之，左右皆相顾而笑。文公问其故，乃以梦对，文公曰：“此佳兆也，寡人为汝成之。”遂命采兰蕊佩之，曰：“以此为符。”夜召幸之，有娠，生子名之曰兰。此女亦渐有宠，谓之燕姑。世子华见其父多宠，恐他日有废立之事，乃私谋之于叔詹。叔詹曰：“得失有命，子亦行孝而已。”又谋之于孔叔，孔叔亦劝之以尽孝，子华不悦而去。子臧性好奇诡，聚鹖羽以为冠，师叔曰：“此非礼之服，愿公子勿服。”子臧恶其直言，诉于其兄，故子华与叔詹、孔叔、师叔三大夫，心中俱有芥蒂。

至是，郑伯使子华代行赴会，子华虑齐侯见怪，不愿往。叔詹促之使速行。子华心中益恨，思为自全之术。既见齐桓公，请屏去左右，然后言曰：

“郑国之政，皆听于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，逃盟之役，三族者实主之。若以君侯之灵，除此三臣，我愿以郑附齐，比于附庸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遂以子华之谋，告于管仲。管仲连声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诸侯所以服齐者，礼与信也。子奸父命，不可谓礼，以好来而谋乱其国，不可谓信。且臣闻此三族皆贤大夫，郑人称为‘三良’。所贵盟主，顺人心也，违人自逞，灾祸必及。以臣观之，子华且将不免，君其勿许。”桓公乃谓子华曰：“世子所言，诚国家大事，俟子之君至，当与计之。”子华面皮发赤，汗流浹背，遂辞归郑。管仲恶子华之奸，故泄其语于郑人，先有人报知郑伯。比及子华复命，诡言：“齐侯深怪君不亲行，不肯许成，不如从楚。”郑伯大喝曰：“逆子几卖吾国，尚敢谬说耶？”叱左右将子华囚禁于幽室之中。子华穴墙谋遁，郑伯杀之，果如管仲所料。公子臧奔宋，郑伯使人追杀之于途中。郑伯感齐不听子华之德，再遣孔叔如齐致谢，并乞受盟。胡曾先生咏史诗曰：

郑用“三良”似屋楹，一朝楹撤屋难撑。

子华奸命思专国，身死徒留不孝名。

此周惠王二十二年事也。

是冬，周惠王疾笃，王世子郑恐惠后有变，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难于齐。未几，惠王崩。子郑与周公孔、召伯廖商议，且不发丧，星夜遣人密报于王子虎。王子虎言于齐侯，乃大合诸侯于洮。郑文公亦亲来受盟。同歃者，齐、宋、鲁、卫、陈、郑、曹、许，共八国诸侯，各各修表，遣其大夫如周。那几位大夫：齐大夫隰朋、宋大夫华秀老、鲁大夫公孙敖、卫大夫宁速、陈大夫辕选、郑大夫子人师、曹大夫公子戊、许大夫百佗。八国大夫连轂而至，羽仪甚盛，假以问安为名，集于王城之外。王子虎先驱报信，王世子郑使召伯廖问劳，然后发丧。诸大夫固请谒见新王，周、召二公奉子郑主丧，诸大夫假便宜，称君命以吊。遂公请王世子嗣位，百官朝贺，是为襄王。惠后与叔带暗暗叫苦，不敢复萌异志矣。襄王乃以明年改元，传谕各国。

襄王元年，春祭毕，命宰周公孔赐胙于齐，以彰翼戴之功。齐桓公先期闻信，复大合诸侯于葵邱。时齐桓公在路上，偶与管仲论及周事。管仲曰：“周室嫡庶不分，几至祸乱。今君储位尚虚，亦宜早建，以杜后患。”桓公曰：“寡人六子，皆庶出也，以长则无亏，以贤则昭。长卫姬事寡人最久，寡人已许之立无亏矣。易牙、竖貂二人，亦屡屡言之，寡人爱昭之贤，意尚未决，今决之于仲父。”管仲知易牙、竖貂二人奸佞，且素得宠于长卫姬，恐无亏异日为君，内外合党，必乱国政。公子昭，郑姬所出，郑方受盟，假此又可结好，

乃对曰：“欲嗣伯业，非贤不可。君既知昭之贤，立之可也。”桓公曰：“恐无亏挟长来争，奈何？”管仲曰：“周王之位，待君而定，今番会盟，君试择诸侯中之最贤者，以昭托之，又何患焉？”桓公点首。比至葵邱，诸侯毕集，宰周公孔亦到，各就馆舍。时宋桓公御说薨，世子兹父让国于公子目夷，目夷不受，兹父即位，是为襄公。襄公遵盟主之命，虽在新丧，不敢不至，乃墨衰赴会。管仲谓桓公曰：“宋子有让国之美，可谓贤矣！且墨衰赴会，其事齐甚恭，储贰之事，可以托之。”桓公从其言，即命管仲私诣宋襄公馆舍，致齐侯之意。襄公亲自来见齐侯，齐侯握其手，谆谆以公子昭嘱之：“异日仗君主持，使主社稷。”襄公愧谢不敢当，然心感齐侯相托之意，已心许之矣。

至会日，衣冠济济，环珮锵锵，诸侯先让天使升坛，然后以次而升。坛上设有天王虚位，诸侯北面拜稽，如朝觐之仪，然后各就位次。宰周公孔捧胙东向而立，传新王之命曰：“天子有事于文武，使孔赐伯舅胙。”齐侯将下阶拜受，宰孔止之曰：“天子有后命：以伯舅耄老，加劳，赐一级，无下拜。”桓公欲从之，管仲从旁进曰：“君虽谦，臣不可以不敬。”桓公乃对曰：“天威不违颜咫尺，小白敢贪王命，而废臣职乎？”疾趋下阶，再拜稽首，然后登堂受胙，诸侯皆服齐之有礼。桓公因诸侯未散，复申盟好，颂周《五禁》曰：“毋壅泉，毋遏余，毋易树子，毋以妾为妻，毋以妇人与国事。”誓曰：“凡我同盟，言归于好。”但以载书，加于牲上，使人宣读，不复杀牲歃血，诸侯无不信服。髯翁有诗云：

纷纷疑叛说春秋，攘楚尊周握胜筹。

不是桓公功业盛，谁能不歃信诸侯？

盟事已毕，桓公忽谓宰孔曰：“寡人闻三代有封禅之事，其典何如？可得闻乎？”宰孔曰：“古者封泰山，禅梁父。封泰山者，筑土为坛，金泥玉简以祭天，报天之功。天处高，故崇其土以象高也。禅梁父者，扫地而祭，以象地之卑。以蒲为车，菹秸为藉，祭而掩之，所以报地。三代受命而兴，获祐于天地，故隆此美报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夏都于安邑，商都于亳，周都于丰镐。泰山、梁父去都城甚远，犹且封之禅之。今二山在寡人之封内，寡人欲徼宠天王，举此旷典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宰孔视桓公足高气扬，似有矜高之色，乃应曰：“君以为可，谁敢曰不可！”桓公曰：“俟明日更与诸君议之。”诸侯皆散。宰孔私诣管仲曰：“夫封禅之事，非诸侯所宜言也，仲父不能发一言谏止乎？”管仲曰：“吾君好胜，可以隐夺，难以正格也。夷吾今且言之矣。”乃夜造桓公之前，问曰：“君欲封禅，信乎？”桓公曰：“何为不信？”管仲曰：“古者封

禅，自无怀氏至于周成王，可考者七十二家，皆以受命，然后得封。”桓公赧然曰：“寡人南伐楚，至于召陵，北伐山戎、荆令支、斩孤竹；西涉流沙，至于太行，诸侯莫余违也。寡人兵车之会三，衣裳之会六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虽三代受命，何以过于此？封泰山、禅梁父，以示子孙，不亦可乎？”管仲曰：“古之受命者，先有祲祥示征，然后备物而封，其典甚隆备也。邠上之嘉黍，北里之嘉禾，所以为盛。江淮之间，一茅三脊，谓之‘灵茅’，王者受命则生焉，所以为藉。东海致比目之鱼，西海致比翼之鸟，祥瑞之物，有不召而致者，十有五焉。以书史册，为子孙荣。今凤凰、麒麟不来，而鸛鹄数至，嘉禾不生而蓬蒿繁植，如此而欲行封禅，恐列国有识者必归笑于君矣！”桓公嘿然。明日，遂不言封禅之事。

桓公既归，自谓功高无比，益治宫室，务为壮丽。凡乘舆、服御之制，比于王者，国人颇议其僭。管仲乃于府中筑台三层，号为“三归之台”，言民人归，诸侯归，四夷归也。又树塞门，以蔽内外。设反坫，以待列国之使臣。鲍叔牙疑其事，问曰：“君奢亦奢，君僭亦僭，毋乃不可乎？”管仲曰：“夫人主不惜勤劳，以成功业，亦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。若以礼绳之，彼将苦而生怠。吾之所以为此，亦聊为吾君分谤也。”鲍叔口虽唯唯，心中不以为然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周太宰孔自葵邱辞归，于中途遇见晋献公亦来赴会。宰孔曰：“会已撤矣。”献公顿足恨曰：“敝邑辽远，不及观衣裳之盛，何无缘也。”宰孔曰：“君不必恨，今者齐侯自恃功高，有骄人之意。夫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齐之亏且溢，可立而待，不会亦何伤乎？”献公乃回辕西向，于路得疾，回至晋国而薨，晋乃大乱。欲知晋乱始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